
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

赵明昊

内容提要：美国宣扬对华战略竞争并推进实施“印太战略”，大力构建复合盟伴体系，加大盟国与伙伴、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整合。美日同盟正在从“用于保护的同盟”转变为“用于力量投射的同盟”，日本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角色更为突出。从地缘安全、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等维度看，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相关战略举措的理念提供者、驱动者、赋能者。日本不断增强与美国“印太”地区盟伴的双边关系，并在美国促进亚太和欧洲地缘板块联动方面成为核心联结者。日本试图“借船出海”，利用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支持实现自身军事安全政策转型等目标。日本在美国“印太”经贸战略和技术联盟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随着美日联手构建“印太”盟伴体系，阵营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以东盟为中心的治理架构将受到更多冲击，一些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趋于增强，管控中日博弈也变得更为复杂。

关键词：小多边 印太战略 美日同盟 盟伴体系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赵明昊，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71.2；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4)04-0001-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科技发展变局及对华科技竞争研究”（编号：22JJD8100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覆盖欧洲、亚洲等地区的联盟体系，为其全球霸权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与美国在欧洲构建的多边安全体系不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是一种“辘辐”（hub-and-spoke）架构，由以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美国为核心的多组双边同盟关系构成，美国居于轴心地位，日本等盟国则是围绕在其周边的轮辐。^① 近年来，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简称“印太”）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区域。实际上“印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体现了美国试图构建跨越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两洋”对华制衡架构。^②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持续推进“印太战略”，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盟友加大协作，力图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同时，美国也意识到其难以建立全面、单一、刚性的遏华联盟，试图根据不同主体对“中国挑战”的不同关切，建立多层次、嵌套式、网络化的“印太”盟伴体系。美国借助“小多边”机制等方式增强盟国与伙伴之间的相互联动，加大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整合，以提升遏压中国的协调性和效能。^③

既有研究分析了美国如何利用南海争端、台湾问题等议题整合盟友力量，以扩大美国与日本等国在对华战略上的一致性、加强针对中国的安全威慑。^④ 这些研究主要聚焦美国作为霸权国如何推进“印太”盟伴体系，而其他行为体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试图从地缘安全、地缘经济、地缘技术三重维度，对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角色进行探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依靠英文资料阐释这一问题，希望借此对中国日本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予以补充。^⑤ 研究认为，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盟伴体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相关战略举措的理念供给者、实践驱动者、关键赋能者。正如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

① Victor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 pp. 158 - 196.

② “印太”是美国、日本等国使用的概念，迄今中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并未使用这一概念。为行文方便，在叙述美日等政策时，本文直接使用“印太盟伴体系”“印太”等表述。

③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④ 参见王帆：《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1期，第1—23页；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23—44页；凌胜利、李航：《拜登政府的亚太联盟政策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9—27页；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36—53页；吴士存：《美国“印太”海洋安全战略的“阵营化”趋势》，《世界知识》2022年第21期，第26—29页。

⑤ 参见陆伟：《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转型：以威慑力构建为目标》，《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5期，第58—82页；归泳涛：《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2期，第49—64页；吕耀东：《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日本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0页。

纽尔 (Rahm Emanuel) 所言, 美国试图将其在“印太”地区的联盟由“辐辏体系”转变为“网格架构” (lattice-work); 为助力美国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在美国的条约盟国和安全伙伴之间发挥穿针引线、整合引导的作用。^①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威尔金斯 (Thomas Wilkins) 则认为, 日本实现了战略觉醒 (strategic awakening), “正在 (重新) 成为印太地区力量中的一极 (pole)”, 它为美国在该地区对华展开竞争提供了关键支撑, 日本希望按照对其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有利的方式积极塑造地区秩序。^② 通过对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角色的探究, 或可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研判中国的周边安全态势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的走向。

一、日本与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构建

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心盟国, 其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殊为强大。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发布的《2023 年亚洲实力指数报告》称, 日本是亚洲地区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大力量, 高于俄罗斯。^③ 这一实力地位为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基本条件。从战略理念层面看, 日本是“印太”概念的主要推动者,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国的“印太战略”考量。^④ 2007 年 8 月,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访印度时发表题为“两洋交汇”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的演讲, 强调应加强印度洋与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⑤ 安倍晋三后于 2012 年 12 月撰文提出构建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为支柱的“民主安全菱形”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并推动英国和法国在“印太”地区安

① James Curran, “US and Japan Build New Asia – Pacific Defence ‘Lattice-work’”, *Financial Review*, April 11, 2024, <https://www.afr.com/policy/foreign-affairs/us-and-japan-build-new-asia-pacific-defence-lattice-work-20240411-p5fj17> [2024-05-28].

② Thomas Wilkins, “Japan and Multipolarity in the Indo – Pacific: National Mobilisation and Resilience”, *The 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ebruary 2024, pp. 3 – 10.

③ *Asia Power Index Report 2023*, January 1, 2023,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report/> [2024-01-18].

④ Hiroyuki Suzuki,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a Multipolar Indo – 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pp. 5 – 6.

⑤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 Speech by Shinzo Ab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at the Parlia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ugust 22, 2007,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2023-12-23].

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① 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古贺圭等人所强调的，日本试图借助“印太”概念塑造新的地区秩序，针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展开“策略性对冲”（tactical hedging）。^② 2016 年 8 月，安倍晋三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概念；2017 年 11 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无疑，日本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念基础，展现了以“美日+”方式增强对中国制衡的基本取向。^③

尤其是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以“大国竞争”为主轴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以后，美国在“印太”地区大力构建复合性盟伴体系。这一进程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更趋加快。所谓“复合”，既体现在地理区域因素与议题领域因素之间的交叉联动，也体现为美国重视促进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的相互融合。所谓“盟伴”，指美国试图深化条约盟国与条约盟国之间、条约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力量整合与政策协同，以相对灵活的方式将美国针对中国等对手的威胁认知、制衡举措多边化，并逐步向盟伴体系推展。^④ 日本出于增强自身影响力以及促进日美同盟现代化的考量，大力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伴体系构建。^⑤ 因此，这一盟伴体系呈现美日协同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趋势，以美日为主要成员的多个“小多边”机制相互嵌套形成一种替代辐辏模式的网络化架构。日本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支撑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以“小多边”机制加大对华制衡力度。小多边机制是一种非正式的、范围较小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由特定时期内在特定领域感知到有共同安全威胁的少数几个国家建立。^⑥ 小多边机制具有较强的灵活

①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27, 2012.

② 参见：Kei Koga, Mie Oba, Ken Jimbo and Zack Cooper, “US – Japan Cooperation on Indo – 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 *Asia Strategy Initiative*, September 2019, p. 3, https://www.spf.org/jpus-insights/global-image/units/upfiles/94047-1-20190926113629_b5d8c242dc46f9.pdf [2024-02-26]; Kei Koga, “Japan’s Indo – Pacific Question: Countering China or Shaping a New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pp. 49–73.

③ 孟晓旭：《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日本问题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7—14 页。

④ 赵明昊：《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调适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外交评论》2023 年第 5 期，第 31 页。

⑤ Juliet Lee, “What’s After ‘Japanuary’? A Forward – Looking Agenda for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March 2023, <https://www.ncafp.org/2016/wp-content/uploads/2023/04/NCAFP-U.S.-Japan-Report-2023.pdf> [2024-03-25].

⑥ 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 – 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8, pp. 232 – 244.

性和行动效能，旨在推动相关国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必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或持有相同的价值观。^①近年来，美国重视利用小多边方式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优势，如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

日本对美国构建和充实小多边机制的努力予以支持，试图以议题导向的方式推进“印太”盟伴体系的扩展。2023年3月，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题为“印太的未来——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是在日本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应对“中国威胁”和由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安全秩序变迁的背景下提出的，聚焦气候环境、网络、供应链、地区安全等议题，强调提升“印太”地区国家的互联性，将“印太打造成为不受武力、压力和胁迫影响，重视自由和法治等的地区，并促其发展”^②。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一致，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也重视通过“小多边”方式推进各领域合作。日本外务省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时，就明确提出将增强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日美韩三边关系等框架，同时加强与东盟的联系，以积极推动地区规则制定。岸田政府力图将更多域内外国家拉拢到小多边机制中，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应对地区威胁、重塑本国战略环境等目标。^③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构建，在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等不同地区协助美国完善战略布局，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盟伴体系中发挥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枢纽。在东北亚地区，日本推动美日韩三边机制建设，尤其是支持美日韩三边合作从朝鲜核问题向半导体供应链等经济安全领域扩展。在东南亚地区，日本大力支持美日菲三边安全架构，利用其在军事、情报和海上安全等方面的优势配合美国“武装”菲律宾。^④在南太平洋地区，日本推动美日澳三边机制向纵深扩展，促其成为涵盖

^① Nickolay Mladenov, “Minilateralism: A Concept That Is Changing the World Order”, April 14, 2023,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minilateralism-concept-changing-world-order>[2024-04-18].

^②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New Pla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Policy Speech by PM Kishida”, May 19, 2023, https://www.japan.go.jp/kizuna/2023/05/new_plan_for_free_and_open_indo-pacific.html[2024-02-16].

^③ 从伊宁、吴怀中：《岸田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深化：背景、表现及对华影响》，《日本研究》2023年第1期，第24—36页。

^④ 郑先武：《“美日菲三边架构”：美国打造印太战略新前沿》，《当代世界》2023年第7期，第50—55页。

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议题的小多边阵营。此外，拜登政府将 QUAD 视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对华制衡的核心平台，推动其升级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为此，日本除参加四方领导人会议之外，亦在海上安全、公共卫生、关键和新兴技术、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推动了该机制的制度化 and 内部分工的细化。日本还成为 QUAD 与东盟等力量深化关系的重要媒介。^①

第二，日本不断深化与美国“印太”地区盟伴的双边关系。通过加强与美国盟国和伙伴国的双边关系，日本为美国巩固“印太”盟伴体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一方面，日本不断深化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国的安全合作，包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因素，日韩关系长期不睦。然而，近年日本大力推动对韩关系缓和，多次举行双边首脑会谈，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对话，恢复日韩在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日本亦着力加强与菲律宾的安全关系，推动美日菲联合军演。诸如，2022 年 4 月，日本与菲律宾在东京举行首次外长与防长“2+2”会谈，提出进一步加强两国在防卫、经济安全、网络等领域合作；^② 2024 年 7 月，日菲正式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还有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也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迄今日澳两国已经举行了 10 余次外长与防长“2+2”会谈，双方于 2022 年 1 月正式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日本还积极加强与泰国的双边关系，同年 11 月赴泰国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岸田文雄与泰国总理巴育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日泰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另一方面，日本与美国在“印太”地区伙伴国的关系也发展迅速。埼玉大学教授近藤久洋认为，日本对“全球南方”的重视与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密切相关，岸田政府发布新修订的《开发合作大纲》是与日本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相契合的，加快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安全化”。^③ 印度作为主要地区大国，是近年来日本强化双边关系的主要对象，日印合作已涵盖军

① Kei Koga, “Japan’s Role in the Quad: Clarifying the Institu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October 30, 2023,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japans-role-in-the-quad-clarifying-the-institutional-division-of-labor-in-a-free-and-open-indo-pacific/>[2023-12-22].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Inaugural Japan-Philippines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ial Meeting”, April 2022,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329868.pdf>[2023-11-18].

③ Kondoh Hisahiro, “Japan’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South: Indo-Pacific Strategy”, *Strategic Jap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y 2024, pp. 2-3.

事、经贸、基础设施、高科技等诸多方面。日本还通过推动自身地区战略与印度“全球南方”战略的对接，进一步夯实双边合作的基础。^① 支持印度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剥离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要着力点。^② 可以说，美日印围绕“全球南方”的合作具有制衡中国的用意。^③ 另外，日本是最早支持东盟“印太展望”政策主张的国家之一，并持续增强与东盟在海上安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盟主要成员国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近年来，太平洋岛国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日本强化了对该地区的外交和经济援助力度，如为密克罗尼西亚、帕劳等国援建海底光缆以及新能源等基础设施。作为对太平洋岛国的主要援助国之一，日本还大力支持美国主导的“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不断充实美日澳三边协作。^④

第三，日本成为美国促推“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联动的首要媒介。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的盟伴体系构建日益呈现跨地域联动趋势，即重视“印太”和欧洲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联动。^⑤ 近年来，美国大西洋联盟体系对“印太”地区的重视程度增加，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欧盟均制定了各自的“印太战略”。正如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教授佐藤洋一郎等人所言，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北约与“印太”地区国家之间的跨域联动（inter-regional alignments）显著深化。^⑥ 2022年6月，北约发布新的战略概念文件称中国是北约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并强调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两

① Tobias Harris, “Japan’s Approach to the Global South”, German Marshall Fund, April 30, 2024, <https://www.gmfus.org/news/japans-approach-global-south>[2024-05-18].

② Manjari Chatterjee Miller, “The Battle for Global South Leadership”, *Hindustan Times*, January 29, 2024,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opinion/the-battle-for-global-south-leadership-101706535941967.html>[2024-03-16].

③ “Japan to Expand Support for ‘Global South’ to Tackle China, Russia”, *Kyodo News*, June 1, 2023,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3/06/0eda8697f9b8-japan-to-expand-support-for-global-south-to-tackle-china-russia.html>[2023-12-16].

④ Cherry Hitkari, “Revamping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Initiative”, *Pacific Forum*, March 1, 2024, <https://pacforum.org/publications/pacnet-13-revamping-partners-in-the-blue-pacific-initiative/>[2024-04-28].

⑤ 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当代世界》2023年第3期，第39—45页。

⑥ Elena Atanassova - Cornelis, Yoichiro Sato and Tom Sauer eds., *Alliances in Asia and Europe The Evolving Indo-Pacific Strategic Context and Inter-Regional Alignments*, Routledge, 2023, pp. 2 - 10.

国站在对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前沿。^① 美国则试图借助“捆绑中俄”的策略，推动“全球北约”的构建，鼓动北约盟友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安全存在。2024 年 4 月，美国驻北约大使朱莉安娜·史密斯（Julianne Smith）称，安全挑战的地理界限日益模糊，全球为“同一个战区”（one theater）；“印太”盟友面临的中国挑战，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盟友面临的俄国挑战类似。^②

在促进“印太”—欧洲跨域联动方面，日本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作为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核心国家，日本是美国欧洲盟国、欧盟、北约在“印太”地区增强力量投射的主要合作国。日本则希望通过这一合作提升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增加制衡中国等国的筹码。日本与北约的关系日趋紧密，成为北约在“印太”地区延伸影响力的重要媒介。日本领导人曾多次参加北约峰会。2022 年 6 月，岸田文雄参加了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是日本首次参加北约峰会；2023 年 7 月，岸田文雄再次赴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对于北约来说）没有哪个伙伴比日本更亲密”。^③ 北约计划在日本设立办事处。日本还与北约共同实施“个性化伙伴关系计划”（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相关合作涵盖军备控制、海上安全、供应链等多个领域。这为美国推动“北约印太化”提供了关键支撑。^④ 不仅如此，近年来日本与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强化了安全关系，增大了同这些国家在“印太战略”方面的协调力度，并在新一代先进战机研发、高科技产业链等方面加强合作。^⑤ 2023 年 1 月日英签署《互惠准入协议》，允许两国在彼此的领土上部署军队，这是继此前与

^①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index.html> [2023-12-18].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Online Press Briefing with Ambassador Julianne Smith U. 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NATO”, April 2, 2024, <https://www.state.gov/online-press-briefing-with-ambassador-julianne-smith-u-s-permanent-representative-to-nato-4/> [2024-04-26].

^③ NATO, “NATO Secretary General: No Partner is Closer Than Japan”, July 12,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217062.htm [2024-01-18].

^④ 朱海燕：《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17—137 页。

^⑤ 赵迎结、吕耀东：《“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太平洋学报》2020 年第 8 期，第 43—55 页。

澳大利亚达成类似协议后，日本与美国盟国达成的第二份《互惠准入协定》^①。日本还与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第六代先进战斗机。伦敦国王学院战略学教授阿莱西奥·帕塔拉诺（Alessio Patalano）认为，这表明日本致力于通过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卫合作，以在管理地区危机和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② 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则表示，美日同盟正在从“用于保护的同盟”（alliance for protection）转变为“用于力量投射的同盟”（alliance for projection），岸田首相帮助拜登总统将“印太”地区和跨大西洋地区融为一体，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战略区，日本为打造跨大洲的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③

二、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安全角色

美国构建“印太”盟伴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盟友在军事安全领域增加投入，提高盟友之间的联合指挥和控制能力，增进不同国家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从而为美国实施针对中国等对手的“一体化威慑”提供有力支撑。^④ 在此背景下，日本大力调整二战后形成的“专守防卫”政策，在强化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注重更加深入地对接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这也有助于日本增强对地区安全事务的塑造能力，进而提升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地位。近年来，美国利用俄乌冲突、台海形势、南海争端等因素，在亚太地区加大针对中国的安全遏压。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极力渲染所谓“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总司令香田洋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下平拓也等人就宣扬，美国和日本需大力应对中国军队的“反介入/区域

^① Jesse Johnson, “U. K.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to Intensify Following Landmark Agreement”, *Japan Times*,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3/01/11/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britain-japan-troops-agreement-aa/>[2024-02-15].

^② Alessio Patalano, “Japan - U. K. - Italy Fighter Highlights Advantages of ‘Minilateralism’”, *Nikkei Asia*, December 9, 2022,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Japan-U.K.-Italy-fighter-highlights-advantages-of-minilateralism>[2023-11-26].

^③ Mari Yamaguchi, “US Ambassador Thanks Japan for Defense Upgrade and Allowing a Patriot Missile Sale to US”, *The Associated Press*, December 27,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japan-us-military-ambassador-patriot-missile-72bdeb90caf7c2bc19714c76420584ae>[2023-12-31].

^④ Jim Garamone, “Allies, Modernization at Heart of U. S. - Japan Efforts in Indo-Pacific”, *Department of Defense News*, October 23,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196800/allies-modernization-at-heart-of-us-japan-efforts-in-indo-pacific>[2023-12-08].

拒止”能力。^① 岸田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也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日本试图借此为其调整“专守防卫”的安全保障政策寻求合法性,推动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安全赋能者”。此外,通过设立“官方安全援助”(OSA)机制等新的举措,日本不仅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枢纽,同时其自身安全力量也得到了大发展,增强了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从地缘安全视角看,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扮演一种“副警长”(deputy sheriff)的角色。^②

2022 年 6 月,岸田文雄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岸田和平愿景”(Kishida Vision for Peace),宣布将大幅增加日本的防卫预算,在未来五年内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同时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继续推动与东盟国家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等。^③ 同年 12 月 16 日,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三文件,宣布在未来五年投入约 3200 亿美元加大军力建设,将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 1% 提升至 2%,增加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打击武器,优先加强防空和导弹防御、跨域作战等三个大类共七项能力。2023 年 7 月,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宣布日本将“根本性增强防卫力量”,其中在防区外防卫、跨域作战等方面的投入将由 2019—2023 年度的 17.2 万亿日元大幅增长至 2023—2027 年度的 43.5 万亿日元。可见,日本的安全保障战略日益聚焦大国竞争等高端冲突,愈加注重发展其进攻性军事能力。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尔纳·加里克(Mirna Galic)认为,美国支持日本强化军事力量,

① 参见: Yoji Koda, “The U. S. - Japan Alliance: Responding to China’s A2/AD Threat”,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une 13, 2016,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the-u-s-japan-alliance-responding-to-chinas-a2-ad-threat>[2023-12-19]; Takuya Shimodaira, “U. S. & Japan Can Counter Chinese A2/AD”, *U. S. Naval Institute*, April 2018,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8/april/us-japan-can-counter-chinese-a2ad>[2023-12-25]。

② 此处借用了国外学者对美国在国际秩序方面扮演“警长”(sheriff)角色的描述,参见: Colin S. Gray, *The Sheriff: America’s Defense of the New World Order*,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4。

③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e Five Pillars for Achieving PM Kishida’s Realism Diplomacy for a New Era”,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japan.go.jp/kizuna/2022/09/realism_diplomacy_for_a_new_era.html[2023-12-26]。

这将有助于推进美日与“印太”地区“志同道合国家”的防卫合作。^①

不仅如此，近年来日本还与美国及其盟伴在“印太”地区加紧构建和充实安全机制，通过举行外长和防长“2+2”磋商、开展联合演习等方式加强军事关系。日本前防卫审议官德地秀士认为，“美国主导的联盟网络是印太地区安全架构的核心”，日本增强其国际安全伙伴关系，可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构建“网络化”联盟体系作出贡献。^②在持续强化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日本以“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为导向，与相关国家商签《互惠准入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等，加快推进多层次的安全协作。

一是强化日美韩三边安全机制。在东北亚地区，日本积极响应美国有关强化美日韩三国防卫合作的计划，推动对韩关系缓和，同时借助朝鲜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东海及南海地区局势等渲染安全威胁，以此加强日美韩三边军事安全合作。2023年4月，日美韩三方在韩国济州岛以南公海进行反潜联合演习，主要演练了日美韩联合应对朝鲜的潜射弹道导弹（SLBM）等水下威胁的能力。6月，日美韩在新加坡召开三边防长会议，讨论“朝鲜日益严重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以及加强三边安全演习和应对“印太”地区共同安全挑战问题。^③8月，日美韩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召开首脑级会谈，这是日美韩领导人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场合单独举行的三方会谈，会后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三方决定开展年度性的军事演习，强化有关朝鲜导弹发射和网络活动的信息共享等。岸田文雄在三国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将“继续努力加强三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和

① Mirna Galic,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Japan’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U. S. Institute for Peace*, December 19, 2022,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2/12/what-you-need-know-about-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24-03-22].

② Tokuchi Hideshi, “Japan’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Contribution to a Networked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3,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and-contribution-networked-regional-security>[2024-03-28].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Meeting (TMM) Joint Press Statement”, June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15860/united-states-japan-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tmm-joint/>[2023-12-26].

开放的国际秩序”。^① 2024 年 6 月，日美韩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晤，一致同意将高层政策磋商、信息共享、联合训练等机制“制度化”，并开展名为“自由刀刃”（Freedom Edge）的新的三方联合演习。

二是支持构建日美菲三边机制。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因地缘位置特殊，也是该地区海上安全的关键枢纽。近年来日美菲大力加强安全合作，力图增强三国军队之间的互操作性，长期目标则是实现东海、南海和台海形势的深度联动，进而增强对中国的威慑。2023 年 6 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在东京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菲律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约（Eduardo Ano）举行首次日美菲三方防卫合作会议，确认三国未来将定期就东海和南海的安全战略召开会议，并在南海地区加大联合演训力度。2024 年 4 月，日美菲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岸田文雄将三国形容为“天然的伙伴”。在这种日益细化的三边安全机制下，日本大力扩展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前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表示，除了可以通过“官方安全援助”机制向菲律宾提供雷达外，日本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反舰导弹等致命性武器。^②

三是为日美澳三边机制的充实提供助力。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被视为美国亚太盟伴体系的“北锚”和“南锚”，是美国地区安全体系的两大支柱。近年来，日本借助渲染所谓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加剧紧张局势”的军事行动，推动日美澳三边机制频繁开展联合演习，并派出海上自卫队的“朝日”级驱逐舰、“出云”号直升机航母等主力作战舰艇参演，成为三边演习中的主要力量。2022 年 1 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议》，为日美澳三国进一步开展军事合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2023 年 6 月，日美澳三国防长在香格里拉峰会期间举行会议，并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深化各领域的

^① Shirin Faqiri, “Japan Vows to Strengthen ‘Strategic Collaboration’ with US and South Korea at Historic Meeting”, CNN, August 18,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8/18/asia/japan-responds-trilateral-us-south-korea-intl-hnk/index.html> [2023-12-18].

^② 参见：Tim Kelly, “Japan Hopes to Shore Up Philippines’ Defence amid Taiwan Conflict Fears”, June 16,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japan-hopes-shore-up-philippines-defence-amid-taiwan-conflict-fears-2023-06-16/> [2024-02-23]; Tim Kelly, “Japan Sets Out New Aid Scheme to Allow Overseas Defence Funding”, April 5,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japan-fund-defence-projects-first-departure-aid-rules-2023-04-05/> [2024-03-19].

防卫合作，重点加强日本的反击能力和澳大利亚的远程打击能力，还将增加三边联合军事演习。^① 值得注意的是，日美澳还力图加大对菲律宾的联合支持，试图为菲律宾提供更多海上安全支持。2024年5月，日美澳菲已举行了第二次四国防长会晤。美日澳菲机制被美国国防部官员称为“战术小分队”（SQUAD），其在应对“胁迫”和冲突方面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协同。^②

四是增强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互动。AUKUS于2021年9月建立，这是拜登政府为完善亚太盟伴体系、强化对华军事制衡的重要举措。早在该机制成立之初，时任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表示日本对此予以“欢迎”，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有助于实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③ 时任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山上信吾则表示日本“非常愿意”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量子技术等方面为AUKUS的成功提供帮助。^④ 在现实中，日本也已分别与AUKUS的三个成员达成了多项双边防卫协议。2022年12月，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澳美部长级年度磋商会议，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表示，美澳双方同意“邀请日本加入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军力态势计划”。2023年4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酒井亮访问了位于澳大利亚西海岸的斯特林潜艇基地，表示希望深化与澳大利亚在潜艇方面的合作，而该基地将成为澳大利亚核动力潜艇的母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政策界已出现了支持日本正式加入AUKUS的声音。神户大学教授蓑原俊洋表示，AUKUS将日本纳入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有助于发挥核动力潜艇的作战效能。^⑤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 Japan – Australia Trilateral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TDMM) 2023 Joint Statement”, June 3,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15881/united-states-japan-australia-trilateral-defense-ministers-meeting-tdmm-2023-jo/>[2024-02-18].

② Peter Martin and Ben Westcott, “The U. S. Is Assembling a ‘Squad’ of Allies to Counter China in the Indo – Pacific”, *The Time*, May 3, 2024, <https://time.com/6974257/us-australia-japan-philippines-squad-china/>[2024-05-26].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Press Conference by Foreign Minister MOTEGI Toshimitsu”, September 21, 2021, https://www.mofa.go.jp/press/kaiken/kaiken25e_000038.html[2023-12-08].

④ Jack Norton, “Japan ‘More Than Willing’ to Help Ensure AUKUS Success”, November 12, 2021,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japan-more-than-willing-to-help-ensure-aucus-success/>[2023-12-09].

⑤ Seth Robson, “Japan Makes Sense as Part of US – UK – Australia Pact, Says Academic in Tokyo”, March 16, 2023,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asia_pacific/2023-03-16/japan-navy-aucus-submarines-9509395.html[2023-12-22].

(Michael Auslin)、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多夫·扎克海姆 (Dov S. Zakheim) 等人也提出,日本和 AUKUS 拥有广泛的地区共同安全利益,可以在第六代空战能力、水下态势监测等方面开展密切合作,美国应支持日本正式加入 AUKUS,使其扩展为“吉奥库斯”(JAUKUS)。^①“太平洋论坛”高级顾问、日本多摩大学教授布拉德·格洛斯曼 (Brad Glosserman) 称,自 AUKUS 成立以来日本一直希望成为该机制的一部分,日本的正式加入有助于改善外界有关 AUKUS 是“盎格鲁-撒克逊俱乐部”的刻板印象。^②

五是推动日美印澳四边机制的深化。日美印澳自诩“海洋民主国家”,近年来大力推动安全合作向纵深发展,包括组织四方联合军演。“马拉巴尔”军演最初于 1992 年在美国与印度之间开展,日本于 2015 年成为其永久合作伙伴,2020 年起澳大利亚也开始参与其中。迄今,美日印澳已开展多次“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演习地域涵盖孟加拉湾、菲律宾海、澳大利亚东部海域等地区,并有核动力航母、直升机航母等大型舰艇参演。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对华指向性非常明显。来自美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战略界人士提出,美日印澳在维护地区安全秩序、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有共同利益,四国应联合推进集体海上防御议程,在海域态势感知、反潜战、海上后勤、国防工业技术合作、海事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推进海上安全合作。^③2022 年 5 月,四国领导人在东京峰会上宣布实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计划,力图在东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国等多个区域提升海上安全情报搜集能力,深化海警和海上执法合作。^④

^① 参见: Michael Auslin, “Why Japan Should Join AUKU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5,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1/15/japan-aukus-jaukus-security-defense-pact-alliance-china-containment-geopolitics-strategy-indo-pacific/>[2023-12-09]; Dov S. Zakheim, “Milita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Key Allies Outweighs the risk of Leaks to Enemies”, *The Hill*, December 16, 2022, <https://thehill.com/opinion/national-security/3776929-military-technology-cooperation-with-key-allies-outweighs-the-risk-of-leaks-to-enemies/>[2024-01-12]。

^② Seth Robson, “Japan Makes Sense as Part of US-UK-Australia Pact, Says Academic in Tokyo”, *March 16, 2023*, https://www.stripes.com/theaters/asia_pacific/2023-03-16/japan-navy-aukus-submarines-9509395.html[2024-02-19]。

^③ Tom Corben, “Bolstering The QUAD: The Case For a Collective Approach to Maritime Security”, *June 8, 2023*, <https://www.usmc.edu/analysis/bolstering-the-quad-the-case-for-a-collective-approach-to-maritime-security#recommendations>[2023-12-25]。

^④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2023-12-08]。

需要提及的是，为压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日本在重振和强化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巩固日美、日澳安全合作之外，还大力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关系。这不仅表现为日本与印度签署了《采购与交叉服务协议》《机密军事信息及国防技术设备转让协议》等文件^①，建立了外长和防长“2+2”磋商机制，而且，日本陆上自卫队多次与印度陆军举行名为“达摩卫士”（Dharma Guardian）的联合实战演习^②，两国还开展了“维尔守护者”（Veer Guardian）系列联合空中演习。^③日本与印度之间军事关系的扩展，有助于强化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中的薄弱环节，发挥该机制“以盟强伴”的作用。^④

三、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经济角色

地缘经济主要是指经济问题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即国家运用经济力量和手段实现地缘政治目标。^⑤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其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同时，中美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也相当突出。^⑥对此，美国既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大对华遏压，也通过操弄供应链韧性等议题对中国施压，试图拉拢更多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印太”盟伴体系，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推进对华“协同脱钩”（allied decoupling）。^⑦近年来，日本同美国一道大力渲染“经济安全”“经济胁迫”等议题，借助“日美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等机制加大协调，构建经济安全同盟。^⑧日本力图与美国及

①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Quad: 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July 25, 2022, <https://sgp.fas.org/crs/row/IF11678.pdf> [2024-01-22].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econd Japan – India 2 + 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September 8, 2022,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1e_000321.html [2024-03-18].

③ Monika Chansoria, “The Rise of India – Japan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in Asia”, February 9, 2023, <https://japan-forward.com/the-rise-of-india-japan-joint-military-exercises-in-asia/> [2024-02-16].

④ Anuraag Khaund, “What a Rising India and a New Japan Could Mean for the Indo – Pacific”, *The Diplomat*, May 4, 2024.

⑤ Christopher Clayton, Matteo Maggiori and Jesse Schreger, “A Framework for Geo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24-01, Stanford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2024, pp. 1-4.

⑥ 参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23-25; Joseph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p. 70-71.

⑦ Victor Cha, “Allied Decoupling in an Era of US – 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No. 4, 2020, pp. 511-521.

⑧ 归泳涛：《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2期，第54页。

其“印太”地区盟伴协调推动供应链重塑，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此外，日本重视基础设施领域的博弈，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深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

（一）日本渲染“经济安全”挑战

日本宣扬“经济安全”“经济胁迫”等议题，为美国印太盟伴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基础。在国际秩序变革、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下，美国、日本等国愈加关注供应链领域面临的安全风险，其地缘经济协作的“安全化”色彩日益突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A. Smith）称，岸田文雄政府增设了负责经济安全保障事务的阁僚职位和专门委员会，这表明日本将加强经济安全作为优先任务。^① 2022 年 5 月，日本国会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宣称由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有所上升，需重点关注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公私合作促进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四大政策议题。该法案强调，战略自主性和战略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安全的关键，日本经济需加大应对外部威胁的力度。^② 除了强调“经济安全”，日本还通过炒作所谓应对中国“经济胁迫”等议题，推动构建“小多边”阵营。

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韩国是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由于“慰安妇”等问题，日韩双边关系长期存在龃龉，成为美日韩三边机制的短板。为加大对中国的集体制衡，日本积极推动改善对韩关系，同时在美日韩三边机制中加强经济安全协作。2022 年 11 月，美日韩三国在金边召开领导人峰会，三方同意就经济安全展开三边对话，在数字经济、安全且有弹性的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其他旨在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领域开展合作。^③ 2023 年 2 月，美日韩三国在华盛顿召开部长级会议，提出将进一步落实三国领导人金边会议的共识，致力于加强三国政府关于经济安全的磋商、对抗“经济

^① Sheila A. Smith, “Japan Turns Its Attention to Economic Securit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16, 2022, <https://www.cfr.org/blog/japan-turns-its-attention-economic-security>[2023-12-08].

^② 尹晓亮、张嘉钰：《日本“经济安保法”的由来、内涵与指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第 157—167 页。

^③ The White House, “Phnom Penh Statement on U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the Indo - Pacific”, Nov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3/phnom-penh-statement-on-trilateral-partnership-for-the-indo-pacific/>[2023-12-26].

胁迫”。^① 同月，美日韩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在夏威夷召开，三方强调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物领域维护供应链韧性，并就保护敏感技术、应对“经济胁迫”议题进行了讨论。^② 2024年3月，美日韩在釜山举行了第三次经济安全对话，提出加快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建设。6月，美日韩三国商务和产业部长在华盛顿举行首次例行会议，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也在线加入讨论。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富樫真理子认为，在经济安全问题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的先锋”，它试图围绕经济安全大力构建国际合作框架。^③

（二）日本推动供应链重塑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以供应链重塑为目标的合作机制。近年来，日本支持美国以“去中国化”为核心的供应链重塑进程，注重加强与美国“印太”盟伴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力图构建所谓“友链”。2020年9月，日澳印三国贸易部长宣布在“印太”地区推进供应链合作。2021年4月，三国正式提出“供应链韧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旨在通过一系列支持贸易和投资多样化的政策促进供应链重塑，特别是加大限制供应链中中国因素的力度。其中，关键矿物供应链是日本和美国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关键矿物不仅是军事工业必需的物资，还将深刻影响能源转型进程，诸如对锂、钴、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争夺具有战略意义。基于储藏分布和矿产加工能力等因素，全球锂、镍等矿产的开采与加工高度集中于中国等少数国家，这引发了美日对关键矿物供应链安全的深度危机感，其将关键矿物供应链重塑作为盟伴合作的重点领域。^④ 2023年3月，美日签署《关于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协议》，这是两国间首份有关关键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the U. 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Trilateral Ministerial Meeting”, February 13, 2023,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the-u-s-japan-republic-of-korea-trilateral-ministerial-meeting-2/>[2023-12-18].

^②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the Trilateral United States - Japan - Republic of Korea Economic Security Dialogue”, February 28,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2/28/readout-of-the-trilateral-united-states-japan-republic-of-korea-economic-security-dialogue/>[2023-12-25].

^③ Mariko Togashi, “The U. S. - Japan Gap: a Challenge in Economic Security Cooperation”, *Japan Times*, March 5, 2024.

^④ Kristin Vekasi, “Chinese Rare Earth Consolidation a Cause for Concern”, East Asia Forum, March 30, 2022,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3/30/chinese-rare-earth-consolidation-a-cause-for-concern/>[2024-06-18].

矿物供应链的协议。双方亦就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矿物供应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彼此免征关键矿物出口关税等。美日还加强了与矿产资源储量丰富国家（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的关系，促使它们减少与中国的合作。2022 年 7 月，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能源部长会议在悉尼能源论坛（Sydney Energy Forum）期间举行，宣布加速开发和部署推动零排放技术、减少在能源供应方面的脆弱性。^① 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发布《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原则声明》，提出建立多样化、安全、透明和有弹性的清洁能源供应链，强调这对加强四国集体能源安全、在“印太”地区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至关重要。^② 这一围绕清洁能源的合作机制也有赖于增强日本等美国盟伴对关键矿物的主导力。

为在关键矿物供应链方面强化对华竞争，日本大力支持由美国主导的“矿物安全伙伴关系”（MSP）机制。该机制致力于加强美国及其盟伴国家在关键矿物勘探、开发、利用方面的合作，涉及技术标准、联合融资、治理规则等多个维度。澳大利亚既是全球主要矿业大国，也是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重要成员，因此日本将其视为关键矿物供应链领域的重点合作伙伴，构建了包含日本、澳大利亚的“小多边”关键矿物供应链合作机制。2022 年 10 月，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关键矿物供应链达成协议，宣布建立专门负责关键矿物合作的双边工作组。这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围绕关键矿物供应链的合作夯实了基础。日本亦在推动与蒙古、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太地区国家在关键矿物供应链方面的合作。^③

① 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Participates in First – Ever Meeting of Quad Energy Ministers”, July 13, 2022, <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doe-participates-first-ever-meeting-quad-energy-ministers>[2023-12-09].

② 参见：Australian Government, “Quad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Clean Energy Supply Chains in the Indo – Pacific”, May 20, 2023, <https://www.pmc.gov.au/resources/quad-statement-principles-clean-energy-supply-chains-indo-pacific>[2023-12-28];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2023-12-28].

③ 参见：Rhyannon Bartlett – Imadegawa, “Mongolia Seeks Foreign Help to Produce Minerals Used for EVs”, *Nikkei Asia*, February 9, 2023,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Materials/Mongolia-seeks-foreign-help-to-produce-minerals-used-for-EVs>[2023-12-09]; Stefano Sulaiman, “Indonesia to Propose Limited Free Trade Deal with US on Critical Minerals”, April 1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indonesia-propose-limited-free-trade-deal-with-us-critical-minerals-2023-04-10/>[2024-01-08].

（三）日本与美国对华地缘经济竞争

日本支持美国借助“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大对华地缘经济竞争。长期以来，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地区多边经济框架中发挥关键作用，其曾率先加入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发起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且是第一个在国内批准该协定的成员国。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宣布退出 TPP，其后日本主导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2021年10月，拜登政府在东亚峰会期间抛出“印太经济框架”构想。日本对此表示支持，时任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会面时称，日本希望 IPEF 能够尽快启动，力争将尽可能多的“志同道合国家”吸纳至这一框架之下。^① 2022年5月，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正式启动 IPEF，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成员国的经济体量总和约占世界的 40%。“印太经济框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不容小觑，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认为，IPEF 力图制定新的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劳工权益等方面的标准，并将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② 哈佛大学高级经济学家大卫·达皮斯（David Dapice）提出，IPEF 对于那些不愿与中国完全“脱钩”的亚太地区国家具有很大吸引力。^③

“印太经济框架”包含四大支柱，即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④ 作为 IPEF 成员中除美国外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积极参与为该机制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岸田在 IPEF 启动仪式上称“真诚地欢迎（美国）在

^① Masaya Kato, “Japan Seeks Quick Start to U. S. - led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Nikkei Asia*, May 6, 2022,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Japan-seeks-quick-start-to-U.S.-led-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2023-12-08].

^② Matthew P. Goodman, “Filling in the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6,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illing-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2024-01-16].

^③ 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Holds Value, But It's Unclear If It Will Counter China's Influence Says Senior Economist David Dapice”, May 2022, <https://ash.harvard.edu/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holds-value-it%E2%80%99s-unclear-if-it-will-counter-china%E2%80%99s-influence>[2023-12-22].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Ministerial”, September 10, 2022,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3e_000449.html[2023-12-09].

日本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将予以大力支持”。^①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在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印太经济框架”举行谈判时也表示，“日本将与美国带头努力，以加强‘志同道合国家’间的合作”。^② 美国缅因大学教授克里斯汀·维卡西（Kristin Vekasi）认为，日本是 IPEF 取得成功的关键伙伴，因为美日之间既有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而且日本作为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体有着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可以有效带动其他经济体（如东盟国家）参与到该框架中。^③ 神户大学教授迈克尔·赖特雷尔（Michael Reiterer）也强调了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称日本的参与将“有效促进‘印太经济框架’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繁荣”。^④

（四）日本与基础设施联盟

日本是美国“印太”地区基础设施联盟的核心成员。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焦点，其试图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基础设施联盟，而日本是这一联盟的关键驱动者。^⑤ 为制衡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日本不仅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而且以小多边方式加强与美国及其盟伴的协调，如推动“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蓝点网络”倡议。日本还试图与美国等盟友主导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框架以及标准规则，通过赠款、贷款、股权融资、能力建设等方式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例如，帕劳的海底光缆项目是“美日澳三边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框架下的重要项目，该项目由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参与承保、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参与融资，日本为这一项目提供了 800

① Ryo Aibara, Takumi Wakai and Ken Sakakibara, “Japan Shores Up U. S. Vision for IPEF Economic Bloc in Asia”, *The Asahi Shimbun*, May 24, 2022,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628711> [2024 - 01 - 24].

② “Japan, U. 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for IPEF”, *The Japan News*, April 20, 2023, <https://japannews.yomiuri.co.jp/politics/politics-government/20230420-104657/> [2023 - 12 - 08].

③ Kristin Vekasi, “The Way Forward for Japan - U. S.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do -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Wilson Center, June 14, 202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event/way-forward-japan-us-cooperation-under-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 [2024 - 01 - 23].

④ Michael Reiterer, “Answering The bell — Japan’s Indo - Pacific Leadership Aspirations”, East Asia Forum, August 2, 2022,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8/02/answering-the-bell-japans-indo-pacific-leadership-aspirations/> [2024 - 01 - 25].

⑤ 王宏禹、彭昭男：《日本在东南亚的对华基建竞争：动因、演进与走向》，《国际展望》2022 年第 5 期，第 105—108 页。

万美元资金。^①此外，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共同推进太平洋数字网络建设。^②三国还支持在太平洋岛国建立数据中转枢纽等项目，以对冲“数字丝绸之路”的影响力。^③

在推进小多边机制框架下基础设施合作的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的盟友在双边层面深化协调。比如，日印共同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吸引泰国、缅甸等多个亚太国家参与。2023年3月岸田文雄访印期间宣布，将通过贷款、政府援助和赠款、私营部门投资等方式，在2030年前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提供750亿美元，以扩大“自由开放的印太”下的经济合作，这一计划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④日本与欧盟也签署了《可持续互联互通和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协议》，双方提出在“印太”等地区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基于规则和可持续原则的投资项目。^⑤此外，日本、美国与其他七国集团成员提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将亚太地区作为主要关注区域。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院长蔡成国认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对东南亚国家有较大吸引力，特别是该计划高度关注“软性基础设施”，如在当地建立协调机构、完善监管机制以及为当地人员提供培训。^⑥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框架之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及相关企业在越南、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国等国主导实施一系列项目，涉及风力发电、高速铁路、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领域。^⑦

^① USAID Invest, “How a Uniqu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Is Bringing Stronger Internet to Palau”, May 24, 2022, <https://medium.com/usaid-invest/how-a-unique-trilateral-partnership-is-bringing-stronger-internet-to-palau-528712045487> [2023-12-06].

^② Jun Murai, “Digital Network Building in the Pacific”, *Japan Times*,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21/02/23/commentary/world-commentary/api-network-building/> [2024-03-25].

^③ Patrick Cronin, “How To Asymmetrically Out-compete Xi Jinping’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March 2, 2021,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3/how-to-asymmetrically-out-compete-xi-jinpings-one-belt-one-road-initiative/> [2024-03-15].

^④ Sakura Murakami, “Japan Plans \$75 bln Investment across Indo-Pacific to Counter China”, *Reuters*, March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japan-announces-75-bln-new-plan-counter-china-indo-pacific-2023-03-20/> [2024-01-15].

^⑤ European Union, “The Partnership on Sustainable Connectivity and Quality Infrastructure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September 27, 2019,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partnership-sustainable-connectivity-and-quality-infrastructure-between-european-union-and_en [2024-01-09].

^⑥ Choi Shing Kwok, “How Southeast Asia Will Benefit from the G7’s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Drive”, *Fulcrum*, July 29, 2022, <https://fulcrum.sg/how-southeast-asia-will-benefit-from-the-g7s-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drive/> [2023-12-25].

^⑦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utline of Japan’s Flagship Projects of the G7 PGII”,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506933.pdf> [2023-12-06].

2024 年 4 月，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又提出共建“吕宋经济走廊”，并将之视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的重大进展。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印太项目主任后藤志保子认为，该项目对于美日在东南亚的对华经济竞争至关重要，可以对中国发挥“威慑”作用，而且这种美国、日本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①

四、日本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技术角色

美国将技术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并通过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对华展开遏压。美国力图将技术因素尤其是具有军事应用前景的新兴技术作为地缘政治阵营构建的黏合剂，以应对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经济胁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等为旗号，在出口管制、技术投资审查、科研交流等领域推进遏华政策的多边化。^② 地缘技术是指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在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影响力越发突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小多边集团，就被越来越多地嵌入技术竞争的功能。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James Schoff）等称，日本在研发投入方面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国家，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等技术领域实力超群，美日需要推动解决敏感信息保护、法律授权等障碍，强化高科技联盟关系并构建“多边俱乐部”，“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技术变革的速度”。^③ 作为在技术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的国家，日本在美国的印太盟伴布局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如推动建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框架下的关键新兴技术小组和四边技术网络（Quad Technology Network）、参与构建“美日韩颠覆性技术保护网络”（Disruptive Technology Protection Network），深化多边防卫技术合作，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

（一）日本与美国主导的芯片联盟

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对华芯片联盟的核心成员。芯片（也称半导体）是中

^① Shihoko Goto, “After the US - Japan Summit, Time to Expand Indo - Pacific Economic Networks”, Wilson Center, April 12, 2024,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after-us-japan-summit-time-expand-indo-pacific-economic-networks>[2024-06-23].

^② Eric Schmidt, “Innovation Power: Why Technology will Define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2, 2023, pp. 38 - 44.

^③ James Schoff, Douglas Rake and Joshua Levy, *A High - Tech Allia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 S. -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1.

美科技竞争的焦点，芯片安全日益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① 美国采取“内外并进”的策略加大对华芯片施压，一方面，美国政府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实施产业战略，在美国国内强化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加大与盟友的协调力度，以强化针对中国的“集体优势”。^② 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对华竞争，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合作。2022年5月，美日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在“美日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框架下建立联合工作组，落实“芯片合作基本原则”。此外，美日建立“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其主要着力点是提升芯片供应链的韧性、增强先进芯片研发和制造能力。日本还在出口管制方面追随美国。2023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实施针对中国等国的新出口管制规则，涉及23种芯片设备和产品；^③ 同时，借助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等机制，配合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贸易管制制度。

二是日本与美国及其盟伴共同打造“芯片联盟”。2023年1月，日本与美国、荷兰达成三边协议，同意共同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而且，日本是“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的主要成员，该机制由美国总统拜登于2022年3月提议建立，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④ 通过“芯片四方联盟”机制，美国试图推进构建更严密有效的多边出口管制体系，针对芯片元器件、设备、材料、软件等制定一体化的出口管制规则，尤其是增强联盟各方在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电子计算机辅助设计（ECAD）软件、金刚石和氧化镓等方面的对华出口管制共识。同时，“芯片四方联盟”机制还注重促进先进芯片的联合研发和生产。^⑤ 然而，“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在涉华利益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韩国仍持谨慎态度。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

① 赵懿黑：《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国际论坛》2023年第3期，第77—92页。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2023-12-25].

③ Qianer Liu, Kana Inagaki and Anna Gross, “China Fears Japan’s Chipmaking Curbs Go Further Than US Restrictions”, *Financial Times*, May 23, 2023.

④ Arjun Gargeyas, “The Chip 4 Alliance Might Work on Paper, But Problems Will Persist”, August 25,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8/the-chip4-alliance-might-work-on-paper-but-problems-will-persist/>[2024-01-19].

⑤ Stephen Ezell, *An Allied Approach to Semiconductor Leadership*,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September 2020, pp. 31-38.

看，中国是韩国芯片企业的最大市场，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市场合计占韩国芯片产品出口的 60% 左右。^① 为进一步拉拢韩国参与对华科技封锁体系，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努力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强化与韩国在芯片领域的合作。2023 年 7 月，日本宣布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等 23 个项目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而韩国在日本单独列出的可简化审批流程的“白名单”国家和地区之列。^② 随着日韩关系逐步缓和，日本解除了对韩国出口光刻胶、氟化氢、氟化聚酰胺等芯片材料的限制。^③ 此外，日本还注重拉拢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框架下的芯片合作，试图帮助印度提升在全球芯片产业链中的地位。2023 年 7 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访问印度期间表示，芯片供应链合作是两国“产业共创倡议”（Industrial Co - Creation Initiative）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框架下日印合作的重要一环，日印双方在芯片制造方面优势互补，需进一步加强协作。^④

（二）日本在清洁技术领域的重要角色

日本在清洁技术领域与美国及其盟伴强化合作。近年来，“印太”地区的能源转型加快推进，需要利用大量的清洁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储存、去碳化、先进电池技术），美国、日本等力图确保其技术优势，主导清洁能源供应链。能源网络的大规模建设与改造需要多边合作，各方围绕“智能电网”（Smart Grid）等技术项目的对接，对国家间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日本与美国建立“清洁能源伙伴关系”（Japan - U. S. Clean Energy Partnership）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延伸，助力美国在清洁技术领域构建更加强有力的“小多边”机制。在日本提出的“亚洲能源转型倡议”（Asia Energy Transition Initiative）以及“美日气候伙伴关系”（U. S. - Japan Climate Partnership）等支持下，日本大力推进风能和核能等技术向“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输出，并提出一系列具体目标，如计划到 2030 年部署 10

^① Dashveenjit Kaur, “Is There Really a Chip 4 Alliance?”, January 10, 2023, <https://techwireasia.com/2023/01/is-there-really-a-chip-4-alliance-officially-its-still-a-proposal/>[2024-03-26].

^② “Japan’s Export Curbs on Chip-making Equipment to China Take Effect”, *Japan Times*, July 23, 2023.

^③ Kim Jaewon, “Japan Lifts Chipmaking Export Controls on South Korea”, *Nikkei Asia*, March 16, 2023,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Japan-South-Korea-rift/Japan-lifts-chipmaking-export-controls-on-South-Korea>[2024-02-25].

^④ “Japan and India to Announce Plans for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Japan Forward*, July 17, 2023, <https://japan-forward.com/japan-and-india-to-announce-plans-for-semiconductor-supply-chain-collaboration/>[2024-03-18].

千兆瓦海上风力设施。^① 借助“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Japan – U. S. – Mekong Power Partnership），日本与美国合作向湄公河沿岸国家提供可再生电力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减少后者对于水电的过度依赖。其实，日美一直积极利用其技术优势深化与湄公河沿岸国家的关系，如在2023年2月支持老挝启动可持续碳中和社会综合能源总体规划项目。在围绕“印太经济框架”展开的谈判中，日本也大力推进与其他成员国在清洁能源和气候友好型技术等方面的研发与商业化合作，打造多利益攸关方合作架构，推动私营部门、研究机构等深入参与相关合作，如住友财团在马来西亚等国投资建设氢能生产设施。^②

此外，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围绕清洁技术建立了伙伴关系，为加强日美印澳等“小多边”机制下的相关能源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总监关口由香里认为，清洁能源是美日合作的中心议题，美日应在氢能技术标准化等领域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展开合作，增强“印太”地区的能源安全与韧性。^③ 澳大利亚珀斯大学美国与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詹姆斯·鲍文（James Bowen）称，中国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和产业实力使其对“印太”地区的清洁能源具有主导力，并带来中国将其“武器化”的风险；美国需要与日本等盟友加大管理“能源的地缘政治”的力度，尤其是日本在“印太”地区的氢能市场开发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④ 2021年6月，日本与澳大利亚构建了“通过技术合作以实现去碳化目标伙伴关系”（Partnership on Decarbonisation through Technology），宣布两国将在各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中强化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并特别强调了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 S. – Japan Climate Partnership”,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u-s-japan-climate-partnership-fact-sheet/> [2024-03-18].

② Shunsuke Ushigome, “U. S. and Japan Boost IPEF’s Appeal with Investment, Climate Support”, *Nikkei Asia*, November 18,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U.S.-and-Japan-boost-IPEF-s-appeal-with-investment-climate-support> [2024-04-22].

③ Yukari Sekiguchi,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Indo – Pacific Prosperity”, No. 635, *Asia Pacific Bulletin*, East – West Center, April 19, 2023, <https://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united-states-japan-and-indo-pacific-prosperity> [2024-05-26].

④ James Bowen, “Enhancing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 Pacifi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June 23, 2022, <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enhancing-clean-energy-cooperation-in-the-indo-pacific/> [2024-06-22].

日澳与其他“志同道合国家”技术共享的重要性。^① 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还在合作开发国际氢能供应链。此外，2022 年 3 月，日本与印度建立“清洁能源伙伴关系”（Clean Energy Partnership），借此强化两国在绿色能源转型相关技术方面的合作。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相关机构公布的资料，日印两国的合作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能、碳捕获与碳存储（CCUS）等主要清洁能源技术领域。^② 考虑到美印也建立了“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美日印在该领域的合作趋势将增强。

（三）日本与人工智能盟伴合作

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盟伴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是当前大国技术竞争的焦点，涉及算法、数据、算力等方面的博弈。美国力图整合“印太”地区的盟伴力量，在人工智能方面推进针对中国的制衡。^③ 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它在美国主导的“小多边”机制中扮演关键角色。自 2013 年起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发布“综合创新战略”，该战略将人工智能作为日本推进科技外交、加强日美协作的重点领域。^④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称，日本应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加强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合作，这些技术是构建高端军事系统所必需的。日本与英国、澳大利亚也在双边层面加强高性能计算（HPC）、量子计算、认知计算方面的合作。^⑤ 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强大算力作为支撑，构建跨国性算力网络在人工智能的大国博弈中至关重要，日本与美国及其盟伴合作组建“算力联盟”。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栉田健儿提出，美日应与“志同道合国家”合作打造人工智能研发生态，包括应用程序、平台和物理基础设施。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项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 – Australia Partnership on Decarbonis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June 13, 2021,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199970.pdf> [2024 – 05 – 19].

②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India – Japan Clean Energy Partnership”, March 19, 2022, https://www.enecho.meti.go.jp/en/category/others/cep/20220319_e.pdf [2024 – 03 – 25].

③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 July 13,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nsc/briefing-room/2021/07/13/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at-the-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global-emerging-technology-summit/> [2024 – 02 – 16].

④ 韩召颖、李圣达：《美日技术联盟的发展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6 期，第 29 页。

⑤ Dave Snelling, “Build an Anglo – Japanese ‘Net Zero’ Computing Capability”, December 1, 2022, <https://www.techuk.org/resource/build-an-anglo-japanese-net-zero-computing-capability.html> [2024 – 03 – 20].

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等也建议，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应支持美国大学与日本相关机构合作，面向东南亚国家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提供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和职业培训。^①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需要以数据作为支撑，数据安全成为美国、日本等在“印太”地区构建对华多边阵营的重要议题。日本一方面诬称中国的数据获取方式“非法”、“侵犯用户隐私”，炒作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扩大国家审查、损害互联网自由，危害“印太”地区的信息安全流动；另一方面强化与美国及其盟伴的数据共享，建立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并联合制定数据安全标准。日本与美国建立的“数字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就旨在深化日美围绕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合作。^②在这一机制中，日美提出“利用数字互联互通促进人权”，打击数字保护主义和所谓“威权政府”对数据的非法使用，共同推动数据的自由流动、保护隐私和知识产权，并宣布合作支持“APEC 跨境隐私规则”（APEC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建设。^③正如东京大学副教授秋元大辅所言，近年来日本显著增强其“人工智能外交”的力度，与美国等盟友密切配合。^④2023年，日本利用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之机推动“广岛人工智能进程”（Hiroshima AI Process），试图在人工智能国际规则领域谋取主导权。2024年4月拜登总统和岸田文雄首相在华盛顿举行会晤时，亦强调美日要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推进‘广岛人工智能进程’，加强国家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之间的协作”。^⑤2024年5月，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顶尖企业，开放人工智能（OPEN AI）公司宣布在东京设立其在“印太”地区的首个分支机构，此举得到了岸田文雄首相的亲自推动。日本注重将日美的政府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结合，增强其在“印太”地区人工智能盟

^① Patrick Cronin et al., *Contested Spaces: A Renewed Approach to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9, p. 22.

^②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Adv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Global Partnership”, May 27, 2019, [https://www.state.gov/president-donald-j-trump-and-prime-minister-shinzo-abe-advance-the-united-states-and-japans-global-partnership/\[2024-02-18\]](https://www.state.gov/president-donald-j-trump-and-prime-minister-shinzo-abe-advance-the-united-states-and-japans-global-partnership/[2024-02-18]).

^③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actsheet: Recent Efforts of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Energy, Digital and Infrastructure sectors toward achieving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May 2019,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82895.pdf\[2024-04-12\]](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82895.pdf[2024-04-12]).

^④ Daisuke Akimoto, “Japan’s AI Diplomacy”, *The Diplomat*, April 26, 2024.

^⑤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 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April 10,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0/united-state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2024-06-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0/united-state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2024-06-22]).

伴体系中的领导地位。^①

五、结 语

本文从地缘安全、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维度，探究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印太”盟伴体系中的角色。由于相对实力衰落和“美国优先”思潮盛行，美国构建联盟的能力受损，在权力强制、制度约束、利益协调和权威引导方面遭遇了不少挑战。^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在打造多边阵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日本也试图在印太地区扮演“副警长”角色。^③ 日本通过政策协调、利益吸引、对外援助等多种方式，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重塑盟伴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相关小多边机制的驱动者。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铃木裕之所言，日本可在一个“多极的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在美国、东盟以及其他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展开协调。^④ 无疑，日本拥有“借船出海”的战略意图，试图利用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的支持、引导和塑造，实现自身外交和安全政策转型的目标。在中美战略博弈越发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力图通过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增强其提升影响力的正当性。日本将自身的政策目标与美国构建盟伴体系的需求深度捆绑，这既能降低日本相关政策调整的敏感性，也能充分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身利益的隐性拓展，增强其对地区秩序转型的塑造力。

随着美日推动“印太”盟伴体系构建，阵营对抗的风险或将进一步上升，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架构也将受到冲击。美日利用小多边机制塑造和固化盟伴针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将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中印边境争端等相互缠绕，试图给中国制造“烽烟四起”的战略处境。此外，美日还通过炒作“经济安全”“经济胁迫”等问题，干扰地区供应链和产业链，推动相关国家参与针对中国的“协同脱钩”。美日在先进技术、基础设施等领

^① Lei Nishiuwatoko, Vincent Zhang and Kyle Ta - ay, “Open AI Generates Buzz in the Indo - Pacific”, May 16, 2024, <https://asiamattersforamerica.org/articles/openai-generates-buzz-in-the-indo-pacific>[2024-06-19].

^② 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7—101页。

^③ Leo Lewis and Rahm Emanuel, “Japan’s Role in US - China Strategic Rivalry”,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0,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e2e5e99a-d41b-4050-a9fa-b7715532fcd2>[2024-05-12].

^④ Hiroyuki Suzuki, “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a Multipolar Indo - Pacifi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0, pp. 9 - 12.

域也在构建针对中国的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或将增强。

同时应看到，美国塑造“印太”盟伴体系以及日本在其中发挥作用也存在诸多局限性。一是美日之间在军费分担等方面存在矛盾，日本国内不少人士反对完全把日本捆绑在美国对抗中国的战车上。曾任日本外务省审议官的田中均认为，日本需制定针对中国的“混合战略”，而不是一边倒地追随美国，日本需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①二是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不愿被卷入“新冷战”，它们对于日本在地区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存在疑虑。特别是韩国与日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否持续仍有一定变数。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本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和车维德认为，虽然日韩关系有所进展，但是两国领导人在更迭之后或会因“追求短期的政治目标”而让这些进展得而复失。^②三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影响力不易撼动，美日想要在供应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所谓替代中国的方案面临不少掣肘因素，其落实承诺的政策连贯性不足、资源有限。例如，美日等西方国家共同推动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进展缓慢，它们为此投入的资金远低于其承诺。^③对此，中国需继续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战略沟通，反对阵营对抗，维护好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治理架构，有力应对以“美日+”为特征的“印太”盟伴体系带来的复杂挑战。

（责任编辑：中 鹤）

^① 黄一帆：《日本前外交高官：不能“外交内政化”，追随美国一边倒有损国益》，观察者网，2022年7月21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07_21_650388.shtml [2024-03-19]。

^② Christopher Johnstone and Victor Cha, “South Korea and Japan Cement Bilateral Security T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4,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outh-korea-and-japan-cement-bilateral-security-ties> [2024-03-19]。

^③ Minghao Zhao, “Infrastructure Statecraft and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 *The China Review*, Vol. 23, No. 1, 2023, pp. 45-77.

Abstracts

Exploring Japan's Role in the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Zhao Minghao

The United States is promot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vigorously building a composite alliance system, and increasing the integration of allies and partners, governmental forces and social forces. The U. S. -Japan alliance is changing from an alliance for protection to an alliance for power projection, and Japan's role in U. S. regional strategy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 - security, geo - economics and geo - technology, Japan plays an extremely crucial role in the U. S. Indo - Pacific alliance, and to a large extent, it has become the conceptual provider, driver and enabler of the U. S. related strategic initiatives. Japan has been strengthening it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U. S. Indo-Pacific allies and has become a central link in the U. S. efforts to promote the linkag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European geopolitical plates. Japan is attempting to use its support for the U. S.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to realize its own military and security policy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goals. Japan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 S. Indo-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alliance. With the U. S. and Japan to build the Indo-Pacific alliance system, the risk of bloc confrontation rises further, the ASEAN-centered regio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will be subject to more impact, som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untries in the U. S. and China tend to enhance the pressure to choose a side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and Japan's control of the game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An Exploration of Differences in Allied Followership of the U. S. under the Context of U. S. Semiconducto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Ling Shengli and Yang Xi

In recent years, the U. S. semiconducto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has shown a strengthening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struction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lliance, the degree of the U. S. allied countries to follow the U. S. is not the sam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miconducto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Japan, the Netherlands, and South Korea's policies to follow the U. 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alliance press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risks, and showing a high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general cooperation and limited cooperation trend. For Japan, the alliance pressure is the greatest and the risk perception of China's techno-economic security is the strongest, so it has the highest degree of following the U. S. in semiconductor policy and highly collaborates with the U. S. . For the Netherlands, the alliance pressure is greater and the risk perception of China's techno-economic security is stronger, so it has a high degree of following the U. 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U. S. in